

梵、藏《大乘莊嚴經論·發心品》注疏之研究

釋圓修

法鼓佛教學院佛教學系碩士

本論文共分為六個章節，第一章是將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研究目標、研究方法、研究問題，及古今研究之成果做概略性的介紹。第二章是研究《大乘莊嚴經論》（以下皆簡稱為《莊嚴經論》）相關文獻為主，第三章是追溯發心思想源流，第四章是關於本論《莊嚴經論·發心品》之思想內容的研究，此章當中是針對《莊嚴經論·發心品》之義理方面的探討，第五章重點是放在譯注，筆者根據了藏譯本《世親釋·發心品》與《安慧疏·發心品》所譯出的中文，置於本章。譯出的中文置放於藏譯的每一頁貝葉後，方便讀者對照與閱讀。第六章結論。附錄方面有《世親釋·發心品》斟刊表、《安慧疏·發心品》斟刊表、SM、SV、SS三個藏譯本之根本偈比對，以及《安慧疏·述求品》第77偈與長行之藏文原文。前二個附錄是在翻譯〈發心品〉時，筆者將此品之北京版與台北版的《世親釋》與《安慧疏》之原文進行比對，發現了二個版本之間的藏文用字有不少的差異，進而將這些差異，透過表格呈現出來。

又在第一章緒論部分，共分三個小節。首先就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來談。之所以選擇此論當中的〈發心品〉作研究，是因為唯識學派對於發心的教授有別於其他的宗派的見解，其中最大的差異就在於種姓問題，其種姓問題深深影響著有情能否發起菩提心的一個主因與動力，這個問題讓筆者深感興趣，而想進一步探究發心在唯識學派之義涵。又「發心」是大乘行者之重要課題，而《莊嚴經論》又是彌勒五論之一，並且也是唯識學派的重要典籍之一，所以是很值得研究的一部論。本文研究之二大問題點有世俗菩提心與勝義菩提心，即二種菩提心的特質，菩薩能發世俗菩提心的五種力量，菩薩發起勝義菩提心的因與功用，以及二十二譬喻發心之大乘五道的修習等等問題，皆於本文的第四章當中做討論。其次，談到關於古今的研究成果，目前有歐美學者方面之研究，就文獻研究成果來說，有Sylvain Lévi、S. Bagchi、Swami Dwarika Das Shastri等三位

學者對《莊嚴經論》所作之校訂本，其中Lévi除了將此論譯成法文之外，並也對其傳抄本做了譯注，其傳抄本若有缺漏，或有字詞上的問題，皆下註腳做說明。這可說是Lévi的一大貢獻。於後，多位學者對《莊嚴經論》所作的研究當中，大部分以此為本，進而對此論作出更多的研究貢獻。日本方面的研究有舟橋尚哉、長尾雅人、宇井伯壽、武內紹晃等多位學者，或有針對文獻，或義理方面之研究。

第二章《莊嚴經論·發心品》之文獻與思想內容。就《莊嚴經論》目前現存文本梵、漢譯、藏譯等本之問題來說。根據武內紹晃等多位日本學者之共同研究得知，現存梵文寫本共計十三本，其中有九個寫本被完整地保存下來，其餘四個寫本是屬於斷片殘缺本。藏譯本現存文獻，目前現存有世親釋、安慧與無性的疏、《經莊嚴初二頌疏》、《經莊嚴攝義》、《大乘莊嚴經論寶鬘疏》等等文本。又《莊嚴經論》的漢譯本，目前只有波羅頗迦羅蜜多羅所譯的《莊嚴經論》一個譯本，目前有收錄此論的大藏經分別有，《趙城金藏》第39-40冊、《高麗大藏經》第16冊，經號K586、《磧砂藏經》第16冊，經號605、《洪武南藏》第84冊、《永樂北藏》第102冊、《乾隆大藏經》第83-84冊，經號1183、《卍正藏經》第40冊，經號1195、《大正新脩大正藏》第31冊，經號1604、《中華大藏經》第29冊，經號636等，都有收錄共十三卷，二十四品的《莊嚴經論》。又關於《莊嚴經論》作者屬誰，直到目前，尚未有學者，找到相關史料，去證明與確定作者究竟是彌勒，是無著，還是世親。至於此論漢藏釋或疏之譯者，已是被確定之事，故無可爭議。又本論論名的確立，若從梵文名來理解的話，立論尚顯不足，但若從《莊嚴經論》所引用的大乘經典文獻，則足以證明，並可確切地說論名是要被理解為《莊嚴大乘經論》，因為造論者的目的是為莊嚴大乘經義。其次，關於探討目前《莊嚴經論》梵文寫本之不同版本，與藏、漢譯等譯本之版本存在之現況。版本的問題是

複雜且難以釐清。傳抄者的誤寫，或有字跡潦草，筆跡不清，或者版本本身遭受到人為，或環境的破壞，而造成文字脫落，或缺頁等等現象。這些因素都會是影響翻譯的正確性。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一之，即是透過版本比對，而選擇出最正確的字彙。版本的問題，雖是複雜，但對於想譯出正確作品者，是不可不去克服與釐清的問題。

關於第五節的梵本、藏譯、漢譯本之分品問題，梵本與藏譯本的品數同樣是21品，但漢譯本譯者，則將梵本品數細分為24品，即漢譯本再將第1品分成二品，第17品分為三品，第21品分為2品，因而漢譯本多出梵本四品。這僅是品數細分的差異，實際上，漢譯本並未增添梵本所沒有的其他品文。第六節是談到此論的思想內容，筆者共提出三項做討論，一、轉依與佛之三身說，二、究竟三乘，三、唯識學者對如來藏的看法。關於此論所談的轉依義是指佛果位上之轉依，而在《攝大乘論》、《成唯識論》所談的轉依，卻將佛果位之前階段也說為是「轉依」。轉依的問題，就前後期唯識經論與學者之主張來說，是不一致的。再者，第八節中的梵、藏、漢偈頌的對譯問題，梵本全部之頌數是805偈，藏譯本是遵循梵本譯出805偈，唯獨漢譯本只有683偈，造成偈頌數落差的原因是譯者未依著梵文一頌也翻譯成一偈之故。又從〈發心品〉之科判與內容可以了解本品依序解釋世俗發心與勝義發心之後，再透過二十二譬喻發心來統整世俗與勝義發心，及以二十二譬喻詮釋大乘五道的修行次第，而這五道的修行，前二者的資糧道與加行道即所謂的世俗發心，後三者即勝義發心。因此，基本上〈發心品〉之內容，即是修行大乘五道為核心。又《莊嚴經論》是屬唯識的論書之一，如果深入內文，可以更加清楚知道此論對大乘五道發心之主張，而《莊嚴經論》不論在藏或漢地佛教，皆是將它歸為所謂「彌勒五論」之一，從藏、漢諸多論書當中，也發現有許多引用《莊嚴經論》之處。如此更顯示出此論對於藏、漢佛教至多之影響。又在翻譯《世親釋·發心品》與《安慧疏·發心品》的同時，卻發現二個譯本與藏譯彌勒之根本偈頌有所差異，因此，也做出藏譯彌勒的偈頌、《世親釋·發心品》，以及《安慧疏·發心品》中所引的彌勒頌等三者頌文之比對。

第三章發心思想之起源與發展的探討中可以了解發心是不等於發菩提心，而發菩提心的心所必有思與欲心所二者，並且這二個心所也必與第六意識心王共伴而起。對於思與欲心所差異的探討，不論是文獻原典的記載，或過去與現在學者的研究，大部分止於為這二個心所下定義，卻少有再做更深入的詮釋與比較。這是筆者，在研究這二個思與欲心所時，所遇到的難題。在第二節根本佛教發心思想的討論當中，可從根本佛教經典中看出佛所說的法義是較趨向聲聞阿羅漢之解脫法。對於如何生起利他的菩提心，或如何獲得究竟成佛的菩提果之法教，為何如此的少。可以推論是因佛說的大乘法，並未悉數被結集出來，或佛真的沒有講述太多的大乘菩提心法，或者是佛在教化弟子的當時，較常以「淨信心」的語詞來教導行者發起修行的心。在漢譯原始經典中「菩提心」譯語，是不可以直接解讀成大乘的菩提心，因為巴利文獻中是否存在bodhicitta的用語，是很被質疑的。

其次，第三節有部發心思想的研究。有部發菩提心之用語，已於佛在世的當時，所造的《施設論》中就存在了。佛在世時，並不是只講個人的解脫生死輪迴，而是適應有情的上、中、下等不同根機，分別為他們說適合於他們的法。五百羅漢從迦多衍尼子所造的《發智論》的教理中，開展出更龐大的《婆沙論》教義，而世親又將《婆沙論》之思想收攝濃縮成為六百頌的《俱舍論》，之後又造自釋，而成九品的《俱舍論》。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可以見到各別論中所詮思想之變遷與轉移，而論師們所詮之法即是佛的教法，但隨類眾生，各得解，這何嘗不是代表作者本身，因信解程度的不同，與修道擇法上的差異，最終呈現出不同之思想與見解。又從根本佛教、部派佛教的經論之發心用語，可以看出發心並不是專指發菩提心而已，因為發心之心所是包含善、惡、無記等三種性質。第四節初期大乘時期，在般若經群中的菩提心用語與思想。從漢譯本中所探討的「菩提心」之同義異名的用語可知，即便是同一位譯者，對同經中相同語詞的翻譯，所譯出的語詞，也未必統一。何況是不同時代的譯者翻譯同一個本子，同義異名的情況是更多了。在發心思想方面，《般若經》中，出現的「三乘十地」，以及未冠上十地名稱的無名十地，與歡喜

地等十地，雖然名稱不同，但佛對三乘人等所說的法同是甚深般若。這甚深般若所指即一切法空。要達到一切法空，必須不斷地修習空、無相、無願的殊勝菩提心。又探討了中觀派的發心思想與瑜伽行派的發心思想之後，可以發現中觀派與瑜伽行派對於修持菩提心方面，皆是將它分為二類，一、世俗菩提心，二、勝義菩提心，但對於福德二資糧的詮釋卻有所不同。中觀派的見解是傾向修慈悲、菩提心所獲得僅是福德資糧，而修空性慧才是智慧資糧，中觀派並主張菩提心是空無自性，而瑜伽行派主張菩提心是以福德、智慧為自性，且過去所修福德將為般若智慧所攝。這二派對於福智二資糧，以及菩提心有無自性之主張與看法，是值得於日後再深究的問題。

又第四章〈發心品〉思想內容，是以《世親釋·發心品》與《安慧疏·發心品》所提到的發心思想為研究範疇。〈發心品〉共二十八偈當中，又以世俗發心、勝義發心、大乘五道的二十二譬喻發心，為本章節的討論重點。世俗菩提心的研究問題從〈發心品〉第7偈而來，勝義菩提心的研究問題從〈發心品〉第8至14偈中而來，而第五節研究問題點，即二十二譬喻發心，乃從第15至20偈中所闡述的大乘五道的譬喻發心而來。此品中提到世俗發心有五種力量，其中的一種力量即是因力。何謂因力？《安慧疏》中提到因與種姓二者是同義詞。所以說因力即是種姓力，而具有菩薩種姓力者，是否是菩薩發起勝義菩提心的因。若是，則此論主張究竟三乘的立場是明確的。在《莊嚴經論》的立場，種子是本有的，但這本有種子須要透過新熏，才能獲得增長，如梵本第四品〈種姓品〉第十二頌一開頭即說「關於本性與育成的種姓之偉大」。此中「本性的種姓」即指本有的菩薩種姓，而「育成的種姓」是指透過後天的熏習而增長菩薩種姓。要能獲證菩提的先決條件，即須有菩薩種姓，之後藉由後天熏習，才能獲證菩提果。又在《莊嚴經論·發心品》中以二十二譬喻說來說明大乘五道的修道論。第一節是就菩提心的特質來說。菩提心的特質即福德與智慧，此二資糧之於六波羅蜜多的分類，各家各派分類是不一的。在本章的勝義發心之研究當中，〈發心品〉雖用了七偈去闡明勝義菩提心的意義，但對於如何斷能取、所取而產生勝義菩提心，以及菩薩如

何以無分別智，發起勝義菩提心的解釋，在此品中也只以幾句話帶過，並沒有特別解釋其中的道理。因此，再引述出其他品做詮釋，特別在〈述求品〉中談到許多關於能取與所取，以及唯識大乘五道的修行。第五節二十二種譬喻發心之大乘五道分配與譯語等問題。二十二譬喻發心的來源，以現代學者的研究，大部分認為是從《二萬五千頌般若經》中所發展出來的，而在《世親釋·發心品》中卻說「應當了解具有二十二個比喻的發心，在《聖無盡慧所說經》它是把無盡性結合」。筆者比對了〈發心品〉中的二十二譬喻說與《聖無盡慧所說經》後，了解到這二十二譬喻發心，即是《聖無盡慧所說經》之「八十無盡性」的濃縮。

第五章是《世親釋·發心品》與《安慧疏·發心品》之譯注。從比較梵、漢、藏譯本後，透過梵文本，同時對照出漢譯本有若干地方譯文不清，詞不達意，而無法透過字面意思了解隱藏文字背後之深義。除此之外，比較了《世親釋·發心品》與《安慧疏·發心品》二個版本後，發現世親之釋文過簡，雖然譯出《世親釋·發心品》，卻益發覺得其中所解釋的意義，猶未詳盡清楚。為此，唯恐曲解作者本意，故而將《安慧疏·發心品》一併譯出，以利對照閱讀。釋與疏翻譯的版本，以P版為主，並以T、C二個版本為對刊本。P版若有難以辨識的文字，則對回T、C版。本品的翻譯以符合藏文句義為原則。在譯出一段文之後，若遇語彙不易被理解，或有名相定義不清楚之處，也皆再找出相關的文獻資料，放於註腳，提供讀者參考。本品翻譯力求行文通暢，除了偈頌以文言文呈現外，長行的釋文，皆譯成白話文。隨著此品的譯出，也同時才奠定了研究唯識發菩提心這一個議題的基礎。藉由此品之研究，期盼做為將來研究此論之其他品，或相關之唯識教義，與修習大乘唯識止觀之基石。與熊掌皆可得乎，正可見「法界玄門」的殊勝之妙。